

社区矫正人员是指在社区中接受改造的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他们应遵纪守法、积极配合监管,如期结束矫正。在西海岸新区灵山卫街道,社区矫正人员有本地居民也有外来居民,他们在做好接受法治教育、按时报到打卡的“规定动作”之余,还发挥着“人熟、地熟、事熟”的优势,参与社会治理,化解邻里纠纷,时常还能当一回解纷止争的“关键先生”。

社区矫正人员当起“关键先生”

他们人熟、地熟、事熟,参与基层治理屡解难题

>>>数据 社区矫正人员多在36岁-59岁

9月4日上午,一场社区矫正人员集中教育在西海岸新区灵山卫街道社会服务中心举行。“大家一定要避免侥幸心理,不要‘想当然’,你们当中就有不少因此而入矫的。一位女士晚上喝完酒叫代驾回家后,闺蜜又约她外出。她认为此时开车应该没事,没成想遇到交警,却与交警争论起来,最终验血达到醉驾标准。一个企业老总,这是第二次醉驾入刑。现在每天上下班跑步、坐地铁,说是环保低碳出行、强身健体,但更为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心存侥幸。”灵山卫街道司法所负责人刘学勇风趣幽默地用事例阐述法理。

刘学勇介绍,目前辖区正在接受社区矫正的人员,相当多一部分属醉驾和帮信罪,其中80%年龄在36岁-59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社区矫正可以让他们不脱离生活。同时,让他们不因犯罪而自暴自弃,做点有意义的事,以积极的行动回归社会、融入社会,回报社会。

社区矫正基层司法所重要工作之一,主要内容为监督管理、教育帮扶。“目前社区矫正对象每天上午、下午各在手机上打卡报告一次。别看他们只打一次卡,若打卡位置在市内其他区,工作人员则需要到后台点六下鼠标,才能完成确认。个别矫正人员生怕打不上卡,每天上午下午各打卡七八次,我们在后台就要点100多次的鼠标。”刘学勇告诉记者,这明面上是一项工作量,实际上也强化了他对社区矫正对象“是谁、住哪、在干啥”的认知。而关键时刻,这就管用。“有好多次,多亏矫正对象帮忙,基层矛盾纠纷才得以化解。”刘学勇说。

>>>促进 让邻里双方握手言和

7月22日,矫正人员李明没打卡,面对刘学勇的问询,他回复自己喝酒喝多了,没来得及打卡。“这个理由站得住脚?能从一大清早就开始喝酒?明天来司法所,我和你好好聊聊。”刘学勇约李明次日见面。

恰好第二天有一对前后屋的邻居,来找刘学勇就房屋排水问题说理。因为地势原因,后屋返修把门前甬道修得很高,几乎到前屋后窗。今年夏天雨水大,因后屋排水冲刷前屋墙壁,导致渗水,前屋几乎没法住人。这对邻居在刘学勇办公室吵得不可开交,刘学勇想调解可是一时无从下手。此时,李明如约来找刘学勇,恰好碰到了前屋



的邻居,“哎,老同学你也在这啊。”

刘学勇发现“有熟人”,就动员李明去做一下前屋同学的工作,几经争论,这对邻居达成解决方案:后屋在靠近自家院墙一侧增加排水管,以减轻原甬道排水量。同时后屋房主为前屋墙壁再做一遍防水,相关费用由后屋房主全包。这对邻居握手言和。李明偶然当了一回“关键先生”。

而在今天春季的一起事故中,社区矫正人员王海则发挥了“必然性”的作用。“社区矫正对象中不乏有社会资源、个人能力突出的能人。如果能把他们恰当地引入基层治理中,一些事件处理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刘学勇表示。

在一起海洋渔业生产事故中,吊车吊起海蛎子苗往大海里播撒时,因缆绳断开,挂钩掉落砸到了正在作业的工人,送医后不治身亡。死者家属索赔280万元,少一分都不行。责任公司负责人最多愿出140万元,多一分也没有。双方在司法所前后后调解了19次没有达成赔偿协议。刘学勇观看调解录像,复盘调解过程,想找突破口:一个头像在监控画面中闪过,刘学勇觉得眼熟,反复确认,正是社区矫正对象王海。刘学勇马上联系到他,原来王海和该责任公司负责人是朋友。在海王的推动下,该公司将赔偿款追加到152万元,双方这才就赔偿协议达成一致。

>>>影响 帮邻居写诉状协助维权

矫正人员韦栋因相中了西海岸新区星光岛的居住环境,一年前从临沂搬到星光

岛,社区矫正关系随之转入灵山卫司法所。韦栋是个热心肠,去年8月加入了星光岛社区志愿者协会,之后便开始用自己的法律特长帮助邻居,为社区治理出谋划策。

刚刚结束的暑假,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涌向青岛,星光岛以其独特的优势受到民宿经营者的青睐,而这也给小区业主带来了烦恼,人员杂乱,甚至偶有不法分子混入。房屋户型面朝大海、视野开阔,入住游客不免心情激动,大声呼喊,产生噪音。而这些问题汇聚,最终导致业主和物业公司矛盾激化。就如何解决民宿扰民问题,星光岛社区召集有关部门和业主面对面交流。

在交流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韦栋发言了:“去年10月,青岛市公安局发布《青岛市网络预约住宿房屋信息登记管理办法》,明文规定平台经营者应将‘网约房’信息、经营者信息、入住人信息适时向公安机关报送。《民法典》规定,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应当经利害关系业主一致同意。我们应在此法律基础上,约谈民宿经营者和发布信息的平台负责人,让他们依法经营。”社区民警采纳了韦栋的意见。“其实按照法律规定,在居民楼开民宿是很难的。约谈相对来说柔性,也是给经营者一定的空间,让他们逐步从居民楼退出。”韦栋表示。

星光岛的房屋多为改善型,有不少144平方米以上的大户型,青岛市现行规定将144平方米以上户型界定为“非普通住宅”,物业公司据此对这类住宅不执行青岛市物业收费标准,物业费比小户型每月每平方米多出1元。“业主反映到政务热线的是物业收费问题,而这实际上是‘普通住宅’与‘非普通住宅’界定问题。而实际上认定‘非普通住宅’除了房屋面积大于140平方米,还要考虑到建筑容积率和实际成交价格高于同级别土地住房平均交易价格的倍数关系。”韦栋表示,依托于星光岛作为基层立法联系点信息采集点,他们已将该问题作为立法建议上报。

来星光岛一年多,韦栋还为11个邻居代写诉状,指导诉讼,帮助维权。其中有一起赡养纠纷,父子多次闹上法庭,并连续信访。韦栋介入后,帮助老者起草诉状、整理证据,打赢了赡养官司。现在儿子每月支付父亲1300元赡养费。在韦栋看来,自己会干、能干是一回事,而有这样一个开放包容的平台让他干才是真正的幸事。因此韦栋给自己的定位是:作参谋和助手,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回报社会。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记者 陈小川 实习生 韩文莉(文中涉及的社区矫正人员皆为化名)



上周,就民宿扰民问题,星光岛社区召集有关部门和业主面对面交流。



渔业生产亡人事故调解现场。